

求闕齊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四

東湖王定安識

撫降

同治元年五月

詔李世忠一軍著歸會國藩節制 李世忠者原名兆受河南固始縣人咸豐三年擒匪與其首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張樂行等聚黨橫行皖豫之交奸民響應於是兆受始起於霍邱四年四月竄商城之王家院牆副將春明等遇害朝廷以霍邱與正陽關毘連提督秦定三駐軍正陽

諭河南巡撫英桂與定三會師夾擊兆受踞卜家店光州知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趙登峻督兵往剿擒其黨周魁陳玉順陳金旺等寘諸法兆受竄匿青峰嶺復糾股闖入商城固始境光山土匪應之英桂遣知府景昌等帶兵六百督州縣圍捕兆受勾結江南匪黨有衆二千六月十七日圍商城邑紳周祖頤等糾團擊走之復敗之於順河集葉家集英桂以捷聞得

旨嘉獎五年八月兆受偕捻酋薛小築圍於寨集蓮花山九月初八日自牛皮疔竄霍山之攢板冲爲練勇鄂立功所敗遁回麻埠縣丞張曜率師追逼斬其黨宋之貴於廟灣追殺至流波疔陣斬李兆慶等百數十人時何桂珍爲徽甯池太廣兵備道以道梗弗之官安徽巡撫福濟檄桂珍募勇留江北擊賊十月

初二日與兆受遇於霍山破其衆追至麻埠初七日至流波幢桂珍撤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圍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洵懼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隸爲兵桂珍提飢軍三千人轉戰楚皖又益以新降之衆無所得食始什人賦麩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旣又半之而賊來益盛兆受感桂珍忠勤不忍違背然絕糧久怪桂珍無以活之意望甚會馬超江爲匪徒所殺兆受怒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諸帥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伏詣桂珍自陳無他桂珍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桂珍囑以圖剪

叛賊毋後人發書爲兆受所得十一月初三日兆受伴置酒高會而伏兵戕桂珍於英山之小南門同時遇難者四十七人遂招集亡命侵掠圩寨衆號數萬七年二月兆受導粵匪陷六安霍邱遂圍壽州時都統勝保方援固始戰屢捷副都御史袁甲三駐亳州督師兆受合粵逆陷正陽關圍穎上甚急聲言破穎上後趨潁郡犯歸陳另股薛小楊小復由霍邱擾烏龍集自皖之六霍豫之光固息商所在皆賊三月勝保敗張樂行於柳溝四月初六日克柳溝初十日穎上解圍五月勝保大捷於三河尖張樂行等赴霍邱依兆受將乞援於粵匪閏五月勝保進攻正陽關兆受久據葉家集乘間出擾商固勝保遣軍進駐黎家

集賊聞大軍且至退竄開順街搜獲賊目李喬年等數十人兆受竄六霍交界之大林阪石婆店七月初十日勝保克霍邱益力攻正陽八月兆受率衆五六千由枸杞園劉帝城聲言與正陽賊會合竄懷遠鳳陽勝保遣邱聯恩等躡擊敗之二十五日克正陽關八年七月

詔授勝保爲 欽差大臣袁甲三督辦三省軍務甲三駐軍宿州勝保赴清流關受兆受降九月勝保攻天長令兆受內應獻城自效遂克之事聞奉

旨改兆受名世忠

賞花翎叅將勝保裁其衆留萬八千人號豫勝營月給餉鹽令

自鬻以給軍九年正月粵賊薛三元款於總統張國樞獻江浦城 欽差大臣和春遣世忠受之遂進克浦口已而勝保檄世忠擊高旺賊浦口復失世忠遣部將朱元興攻克之六月粵匪陳玉成犯來安世忠設伏以待而自入賊營誘敵賊乘虛襲城伏起敗之玉成夜犯滁州世忠由水口焚賊糧賊衆大潰七月玉成復犯來安屯卓家巢世忠佯示怯以驕賊偵賊火藥竭鳴鼓角驟進破賊壘二十八座獲米糧器械轉運入城復遣朱元興蔣立功破沙河集龍停口賊壘四十七座滁州解圍十年二月賊自全椒襲來安不克築堅壘爲久困計會副都統全福率馬隊至朱元興自三界石壩來援乘夜銜枚疾趨激火箭焚賊

壘城衆敗奔悉平腰鋪小店諸壘進攻全椒賊目唐得華獻欵
內應克之捷聞

詔擢總兵五月賊復犯滁州世忠擊卻之

簡授江南提督幫辦軍務遂據有滁州全椒來安五河諸城儲
糧糈設關卡巍然巨鎮矣勝保去位

詔欽差大臣袁甲三節制其軍十一年八月苗沛霖圍壽州

朝旨飭世忠往援時粵賊踞天長六合造浮橋木簾將偷渡高
寶湖襲揚州將軍都興阿遣水師往擊獲勝世忠率衆圍攻天
長六合二縣降之同治元年正月世忠克江浦浦口進攻橋林
烏江賊營皆克之時會國荃所統楚軍沿江掃盪距世忠營僅

四十里

朝旨催世忠進取九洑洲會楚師圍金陵二月世忠疏言江浦浦口兩城與金陵一江之隔距九洑洲不過數里必須各以四千人駐守橋林地方爲廬巢和舍往來要道必須二千人築壘嚴防小店烏江均當賊衝亦必各以一千人扼堵統計各處防軍萬二千人請由江北糧臺按照此數源源籌撥軍餉九洑洲四面臨江非水師不能進攻擬調紅單戰船二十隻小礮船數十隻駛赴浦口如江北水師斷難分撥卽將高寶一帶總兵黃開榜所帶礮船一百四五十隻調赴浦口現因經費支絀在滁全境內墾種閒田且耕且戰復於淮河上下營運以爲養勇之

資自苗練構絆河路不通貨船不能上駛釐卡虛設又被苗練奪截船鹽經營益形缺乏兼之天六等城所收降衆增七千餘人費益不支勢甚危急疏入

朝旨飭吳棠於釐捐准關鹽課內每月協籌銀若干萬兩以資接濟又以世忠與楚師無爲漕鎮大隊僅隔和含著會國藩設法聯絡爲掃穴犁庭之計二月僞護王陳坤書僞忠二殿下僞堵王黃文金等由金陵援廬州從西梁山九洑洲北渡逆黨絡繹三日夜不絕連陷世忠沿江三營分撲江浦浦口六合等處而上游上土灣羣賊蜂擁過江麇集和州勢張甚適會國荃楚師由皖東下連克巢縣含山和州多隆阿克廬州我軍聲威甚

盛世忠乘勢出擊賊紛紛南渡五月會國荃師薄金陵駐雨花臺世忠偵大軍至由六合渡江克石埠橋東陽龍潭等隘僞忠二殿下偕陳坤書率黨來爭世忠棄東陽龍潭併力守石埠橋賊始退七月世忠進攻九洑洲不克築壘相持是月袁甲三因病乞罷且陳世忠戰守各狀

上諭李世忠一軍南岸扼守石埠橋北岸進攻九洑洲據袁甲三所奏各情尙爲合宜李世忠性雖驕悍材勇尙爲可用袁甲三數載以來拊循激厲亦尙能盡其力前諭李世忠歸會國藩節制會國藩曾有接濟李世忠銀米等項現在袁甲三開缺李續宜接辦欽差大臣關防該大臣等必能盡將將之迫使之鼓

舞樂爲所用也八月公疏言臣查李世忠投誠之初勝保奏明
准帶一萬八千人實數蓋近三萬以降人而仍據其地仍統其
衆當時辦法本未妥善近聞陸續招收且增至五六萬之多據
有城池自爲風氣於長淮五河等設釐卡數處於長江新河口
設釐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獲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
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安之若
素今欲大振紀綱繩以法律勢必有所不能且去冬今春克復
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股匪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
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釐鹽之利不加
禁遏偶有請求亦不拒絕前曾解濟軍火三批米糧兩批近又

來請餉銀卽當量力分潤仰副
朝廷寬厚之意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于智自
雄非我莫屬之驕志若欲收回

國家利權則須另籌巨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
之法臣於本年三月奏請廣東抽釐一案聲明分濟袁甲三二
軍乃能撫馭降將卽係指李世忠言之將來袁甲三去位臣節
制此軍亦專盼粵東之釐作滁州之餉聞晏端書到廣東後竭
力經營事多掣肘至今尙無頭緒亦未報解分毫若廣東釐金
不能大有起色不特皖浙欠餉無出卽李世忠一軍亦終虞其
決裂奉

旨著勞崇光晏端書迅將粵東釐金妥辦接濟九月世忠因傷
病舉發白袁甲三代奏開缺

上諭李世忠所部分紮南北岸人數不少且天長六合均係該
軍駐守非但不能遽撤致滋他患卽由該提督另舉一人接統
亦恐非宜當茲戰守緊要之時該提督當奮勉以赴功名豈得
因傷病遽思引去會國藩於該提督性情才畧各有短長之處
均極深悉著卽令其迅簡精銳數千馳赴會國荃軍營助剿彼
見該大臣札諭必能踴躍用命時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
賢率衆數十萬援金陵圍攻公弟國荃營壘世忠將遣提督董
占品率萬人渡江助剿國荃以賊勢已卻諭止其軍十七日賊

攻九洲洲滁軍各壘世忠力戰卻之十月賊由儀鳳門渡江至九洲洲散布蘆葦中帳棚馬匹絡繹北行十九日賊分兩枝突出浦口攻張大本營世忠將往援忽有悍賊數千繞世忠營負土東薪填濠欲進世忠親突陣馬蹶步戰搏賊斬百餘級賊始退十八日賊復攻張大本營分黨至九洲洲抄撲倪文藻陳映登兩營時李顯安楊玉珍劉長發吳文祥陳廣俊薛元誠等皆被困子藥既盡繼以磚石賊料各軍不能相救持長矛躍上營牆陳廣俊吳文祥受矛傷手刃前鋒數人賊始卻十九日賊攻李顯安倪文藻陳映登諸營益急文藻映登堅壁不出俟賊近濠縱兵擊之互有損折顯安簡精銳陷陣賊披靡俘戮二百餘

人汪德喜率隊助戰遇伏死之二十日夜大雨賊分劫浦口九
洲各營天黑雨猛火器不燃軍士屏息露立以刀矛外刺櫻
及輒殪忽程自有營牆圮數丈賊駸駸欲上自有從缺口躍出
昏夜搏鬪裹入核心刀貫胸腹遂死之胡學詩捨護營盤亦歿
於陣二十一日賊攻石埠橋晝夜不息沿江連築八壘結筏亘
江心二十四日大風雪賊渡江者二萬餘衆逕趨和州世忠見
西路喫緊遣李顯爵等躡賊二十六日味爽顯爵行至橋林聞
賊尙有萬人屯新店廟遂鼓行而進猝與賊遇顯爵攻中路楊
玉珍蔡文福等抄左右二路橋林守將邱冒良撥軍助之殺賊
千餘人生擒七百人是夜江南賊船銜尾爭渡九洲燈火徹

宵不絕聲言僞忠二殿下率黨踵至二十八九等日過小店世忠令朱元興由烏江進剿李顯爵由橋林折回與賊戰於小店敗之擒僞主將俞元和僞合天安汪成玉僞藍天福陳伯品十一月初一日世忠親督楊玉珍曹玉良蔡天福等自江浦赴小店截賊隊五千餘人追至陽泉鎮新店廟而還是時南岸之賊在石埠橋濱江增壘何立香毀平之初九日賊悉衆來撲環營築壘圍攻數日不退世忠令李顯發渡江南援十三日何立香吳金奎李顯發斬卡直入連克東面五壘西南七壘皆毀平之十三日僞忠二殿下遣黨撲浦口十四日進圍小店各營世忠令江浦營撥兵赴援賊撤圍去賊自渡江北竄牽制世忠各軍

另股陷含山巢縣和州將犯廬州以窺安慶都興阿屢疏陳狀
上諭逆衆不得遲於金陵紛竄江北兩日連陷三城情形極爲
驟忽李世忠圍攻九洑洲何以令賊竄出是否不肯出力抑或
兵少賊多之故著會國藩查明具奏公密疏覆陳此次賊竄北
岸係忠酋帶至金陵新渡之賊非僅九洑洲舊踞之賊一面圍
撲李世忠營壘一面衝過該營繞越上犯聞該提督部下亦嘗
接戰多次屢有擒斬外間因賊所經過數城數卡皆係李世忠
汛地往來自如無傷無礙有疑其部下不肯出力者並有更甚
其詞者臣付之不聞不問大抵因分汛太廣賊股太衆以致未
能堵截該提督尙有數咨具報屢次力戰請獎請卹之案臣卽

日當爲彙案陳奏至渡江賊目爲僞章王對王及忠逆之子踞巢縣者爲僞對王洪春元該賊等假冒官軍旗幟頂戴由金陵竄出圖犯廬州安慶掣動南岸之兵勢其九洲賊巢現仍堅踞如故該洲與金陵城賊一輩可杭朝夕往還不至因無援而先遁也又疏列世忠戰狀畧云李世忠所守各城各營屹立賊中堵剿兼施均獲保全疊準該提督咨報並將山陝兩省共解協餉咨請奏撥前來臣查李世忠一軍扼守江北數城分攻九洲賊壘又防南岸石埠橋要隘汛地過寬此次賊渡北岸雖未能遏其上竄而血戰經月路路喫重卒能力保各城屢挫逆氛實屬功多過寡惟該軍部卒甚多缺餉已久雖經臣籌濟銀

米礮位火藥等項藉以稍固軍心而積欠過鉅終虞飢潰所請協撥一欵仰懇

天恩敕下山西撫臣將應解李世忠月餉五千兩按月迅解以資接濟陝西一省軍事方殷可否飭部另爲指撥之處出自聖裁至副將程自有汪德喜知縣胡學詩力戰陣亡均請

敕部從優議卹

旨如議辦理十二月公疏言臣疊奉

寄諭以李世忠之軍漫無稽察恐其勢日形扞格因而生心嗣後相待李世忠可仍照袁甲三之法酌中辦理以安其心等因朝廷撫馭降將仁至義盡臣自當仰體

聖主不得已之苦衷委曲求全惟該軍投誠雖久積習未改李世忠頗驕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鹽自售場壩避其兇餓設卡抽釐商民視爲畏途與之相處最近者下而都興阿一軍上而楊岳斌曾國荃兩軍均以與滁州交接爲苦往往口角爭鬧釀成命案卽如本年九月間臣將二起馬隊遣回黑龍江十月初六日委營總那勒豐阿等行過江浦縣滁軍卡員不准放行毆斃及推水淹斃官一員兵二名盤費行李全行失去該西丹等投入揚州營中稍加周卹臣與都興阿均未能深究此次賊由九洑洲渡江外間頗騰物議臣亦絕不吹求全其體面自袁甲三去位後臣分解滁軍餉銀二萬五千兩火藥三萬五

千斤米三千石及大礮子彈等項陸續接濟冀安其心而策其力惟該營餉項窮絀臣不能按月供支其捆鹽來上游售賣亦未准免抽江釐在該提督不無缺望目下雖無甚扞格將來弁勇口角太多恐不免激成事端倘有萬難含忍之處或須示以檢制稍加懲究臣當隨時奏明辦理

上諭李世忠桀驁未化朝廷亦所深知該大臣所陳委曲優容各節具見苦心然如那勒豐阿被毆等事亦未可專事姑容養成驕肆李世忠爲部衆所蒙蔽尤當使其早自警醒以爲保全嗣後如有必須懲究之處著會同藩臬奏明辦理 二年正月世忠以勝保逮問上書乞公代奏畧云恭閱邸報得悉侍郎勝保

可謂...
被劾各欵欽奉

諭旨拏問治罪查勝帥性好夸大每於細行不加檢點中外久
有物議今既據實揭陳

聖諭至爲嚴切

朝廷議罰豈能曲示姑容爲臣下者均當以此爲鑒何敢於情
眞罪當之中妄參末議但勝帥受

先皇帝知遇奉

命討賊時閱十年身經百戰籌辦皖豫兩省軍務雖無成功而
其中羈縻駕馭當局者煞費苦心咸豐十年秋京畿震動幾至
全局撼搖

特命勝帥總統援軍力保畿輔而外國撫議始成

皇上御極之初勝帥因政柄下移無以服衆請

皇太后親臨大政一摺孤忠凜凜大義昭彰此雖大臣職分當
爲之事而勝帥之受

恩圖報不避嫌怨亦於此可見矣前世忠舉衆投誠蒙勝帥拊
循備至老母年近七旬幼子年甫十六均賴保全曾憶其回京
臨別諄切告誡勉以竭力報

國無或隕越貽羞世忠今日之渥荷殊恩全家之悉蒙惠澤至
於斯極者未嘗非勝帥之提撕激勸獎掖以成之也今中外交
章彈劾

大廷論法自屬罪無可辭第念其數載治軍於無可寬貸之中似尙有一綫可原之處且凡能任大權者往往廣招物忌此尤不可不察者也倘蒙

聖王法外施仁准從寬議請先將世忠暫行革職責世忠立功代贖不效則並治世忠之罪不勝悚迫待命之至公據以入告且云勝保係統兵大臣革職逮治豈容闔外下臣一言瀆請惟李世忠係勝保招撫之人此次願陳私悃自願立功代贖臣亦何敢壅於上聞

上諭將帥爲國家大臣貽誤軍務罪有攸歸刑章憲典稟之

列祖

列宗非朝廷所得而私勝保以督師大員種種貽誤疊經中外參劾猶恐被人誣毀復經密派大臣確切查訪始行逮京治罪此豈臣下所得代爲乞恩會國藩據李世忠之稟率行具奏揆諸體制殊有未協現在江南逆匪紛紛渡江李世忠受恩優渥官居專閫自當迅速立功以圖報稱卽前此該提督經勝保拊循曲全亦由仰承

先皇帝如天之度准其投誠得以邀此

異數該提督自應力矢公忠不得專顧私誼姑念李世忠本係武夫不深責備所有李世忠自請革職之處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會國藩卽轉飭該提督迅將九洲洲等處賊匪奮力擊剿

不使該逆紛紛竄竄辦理確有成效由該大臣奏聞候旨勝保
功罪朝廷自有權衡固無庸臣下喋喋爲也 安嶽巡撫唐訓
方因世忠強佔鹽利具疏劾論以爲世忠於奏定鹽釐之外私
增多卡其部將楊玉珍率洋鎗隊突赴西壩將各棧餉鹽商鹽
封緘有運鹽出棧者卽斬各營已緝之鹽經高良澗卡重勒釐
金衆皆怒憤恐難無事又於盱眙舊縣私立城池防守家產五
河兩岸對築礮臺以纜船橫截水口臣令其族叔李銜華赴滌
勸阻尙不知能否聽從該提督並斷鹽利不但皖營軍餉被其
攘奪而壩商竈丁無所仰食必致盡驅爲盜於全局大有關礙
上諭李世忠貪婪無忌前經唐訓方函致曾國藩寄書開導以

冀就我範圍該提督未必翻然改悔而一味姑容會忍勢必坐
擁厚資招集亡命釀成巨患收拾更難著會國藩嚴飭李世忠
將派赴西壩之洋鎗隊卽日撤回所有各棧封鎖之鹽悉聽各
商販管員自行起運不得恃勢攔阻該提督若始終驕橫畧無
忌憚亦宜加以裁抑著該大臣相機妥籌辦理以杜異日尾大
不掉之漸 十三日世忠部將與苗沛霖黨爭鹽船戰於洪澤
湖世忠遣胡占魁龔文林赴高良澗助戰李顯發繼之二十日
世忠率隊親行駐守五河縣 二月初二日粵賊夜渡九洑洲
陷陳自明營初三日犯浦口各營陷之十六日陷江浦縣橋林
守將邱良昌受創逃各營皆陷而世忠遠踞五河不能救適公

自安慶赴金陵巡師隔江聞警疏言李世忠之心跡中外皆不敢深信頃因緇鹽構衅親赴五河雖浦口江浦失守尙未聞其回營主持與都興阿楊岳斌蕭慶衍均有違言親匪類而遠正人逞小忿而忘大局茲值敗軍失地之際又奉革職留任之旨竊恐其轉羞成怒倒行逆施則婁下河先受其災而此次北渡之賊亦有直犯婁下河之謀鹽場尙有疏失全局愈難支持此其可懼者也惟李世忠部卒頗懷攜貳又不善戰縱或激之生變亦尙不足深慮臣始奉將李世忠革職留任之論本擬暫不宣示繼思該提督驕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有變緩亦有變終不能相安無事卽日當宣示

諭旨俟李續宜江忠義軍到由巢舍一路東下進攻江浦等處
屆時或將李世忠失守各城嚴叅懲究再行相機辦理 三月
世忠以浦口江浦之失咨公奏參革職撤銷勇號並請派員接
統豫勝一軍公疏論浦口江浦二城爲濱江絕大關鍵一經失
此重險上可由和含巢各屬進逼廬州下可犯儀揚各防進窺
裏下河袤延數百里游行自如未易剿辦李世忠悚惶引咎深
明大義應如該提督所請革職撤去勇號不准留營並懇
聖恩允其所舉卽派記名提督安西協副將朱元興接統該軍
以重防務臣自上年十月卽有調度該軍之責未能先事籌畫
又不能設法救援咎亦難辭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又密陳李世忠貽誤大局咎有應得臣
叅訪衆論該提督自請革職不准留營未必出於至誠平日擁
衆自雄豈肯遽釋兵權子女貨財蓄養優伶均在滁州豈肯輕
棄棧豆其意不過挾賊自重料臣必代爲乞

恩冀幸

溫旨慰留遂其私計今若果革其職彼或因而生心激成大變
倒行逆施皆屬意中之事以是非言之則失守數城有罪當罰
乃

國家之常憲以利害言之則彼驕恣散漫部衆攜貳卽慰留亦
斷難得力與其他日另謀屏棄似不如此時因其所請解兵罷

退猶不失善處之法惟念李世忠前此會立功績此次糧盡援絕苦戰力窮亦足雪物議通賊之誣且激之生變則裏下河先受其殃臣反覆籌思仍求我

皇上鑒示寬大毋庸革職仍准留營但撤去幫辦軍務名目以示薄懲明降

諭旨獎其前功憐其力竭責令堅守滁州六合等處俾怨歸於微臣而

恩出於

手上彼必感激圖報不至遽懷疑貳

上諭李世忠以提督大員辦理浦口等處防務不能竭力固守

以致營盤失陷咎實難辭卽照其自請予以嚴懲亦所應得惟念該提督此次失守各營實因糧盡援絕衆寡不敵尙非有心貽誤上年攻克六合等城頗著戰功該提督業因另案革職留任著加恩撤去幫辦軍務免其革職以示薄懲該提督疊經朝廷恩施逾格始終保全嗣後務當奮勇殺賊立功堅守滁州六合等處毋爲賊擾以贖前愆會國藩著交部議處 四月二十二日楚軍克巢縣二十四日克含山縣二十五日克和州於是羣賊紛紛南渡天長六合來安等縣皆解圍五月初十日楚軍克江浦浦口公遣蕭慶衍守之十九日克九洑洲六月朝旨詢二浦旣克李世忠作何動靜公覆言李世忠之心跡中

外皆不敢深信臣屢經密陳及之乃二浦並陷深感

聖主之不加嚴譴九洲旣克又畏楚軍之難與抗衡臣察其
愧悔漸生頗知斂抑亦復推誠相待事事示以不欺該提督來
函有五河地方爲臨淮後路倘苗逆下竄勢必堅守五河決一
勝負等語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剿苗旣伸公義
又報私仇似屬出於至誠近日臣處餉項極絀數月以來並無
銀米子藥解濟滁州李世忠亦無怨望之意若坦然相處當不
至另生枝葉 七月世忠遣朱元興帶兵千人赴臨淮剿苗練
又增兵五百進紮劉府安徽巡撫唐訓方慮世忠叵暗加防

範

朝廷亦以屯兵肘腋終恐滋生事端飭公調往他處或令赴江浦一帶防堵公言世忠剿苗實出至誠無所用其疑慮

上諭李世忠既欲出力報効與其駐守五河專俟賊至何如督飭所部星馳前進以拯臨淮之急著會國藩卽行札調該提督迅速進兵公覆言李世忠中心感愧與苗爲仇是其可信之端而將弁驕恣士卒攜貳又其不可恃之端該部所駐江北州縣惟滁州五河兩城稍有關繫數年之儲蓄各營之精銳畢萃於斯論守局則自顧身家或有堅忍之力論戰陣則向無紀律難操必勝之權果其該提督迫於公義私憤併力剿苗自未便阻其敵愾之心致啟其猜疑之漸若必調剿以資其力則臣能保

該提督之無他不能必該部衆之用命萬一軍心不固前敵挫
失恐五河後路又蹈二浦覆轍欲拯臨淮之急轉貽全局之憂
此又臣所不能不過慮者也 八月世忠親率五千人赴臨淮
夾淮而軍九月循淮河南岸而上由瀏府考城灰溝至姚家灣
練總姚紹珍率衆來助世忠令諭各圩許以自新淮南北聞風
反正者百有餘圩惟壽州柏家圩尙爲苗黨死守十月初三日
世忠由石頭埠進攻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詢有數圩爲賊
渠李萬春之黨飭各營分道圍擊又平之初九日毀八圩收十
數圩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十二日攻克夏家寨於是壽
東附苗十一圩皆不戰而潰二十一日世忠派李顯發帶礮艇

出蚌埠擊賊獲勝聞蚌埠守賊張士端舉衆就撫度懷遠可襲而取也二十七日督李顯發朱元興蔣立功陳自明李顯安等舍壽州轉趨懷遠與唐訓方會師城下未幾城賊自亂喧聲突起我軍乘勢急攻賊開關降是時僧親王誅苗沛霖於蒙城總兵陳國瑞收復壽州下蔡苗黨悉平公疏言苗沛霖屢以甘言詭詞煽誘李世忠世忠赤心報

國剿平各圩使苗黨紛紛反正實亦有裨大局擬請開復革職留任處分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擇尤奏請獎勵

旨如議 當僧軍之收復壽州下蔡也世忠部將朱元興蔣立功何璜等與陳國瑞所部宋慶康錦文爭功鬪殺僧親王檄陳

國瑞親赴壽州下蔡會世忠彈壓因疏言據陳國瑞稟稱十一月初一日收復壽州初三日有李營馬步大隊進城卽殺守門勇丁五名經我軍迎敵將該隊逐出城外擒獲五十餘人內有提督職之蔣立功一名又稱初三日李世忠督兵圍攻下蔡以宋慶不肯讓給調隊攻打宋慶亦出隊迎敵李隊遂往下蔡附近尙未撤隊各情具報前來查總兵陳國瑞係經奴才派往攻剿下蔡壽州等處業已收復分兵駐守該提督同辦一事旣知官兵在彼豈得復與相爭揆度其情已有恃強不馴之漸前接該提督稟稱與苗沛霖因鹽糧船隻久爲仇讐苗逆詭計以謠言蠱惑人心謂其消息相通以致煩言嘖嘖該提督給苗逆諭

信痛誅其心聲斥其罪擬卽掃盪借可共白等情奴才因思該提督雖克賊圩多處而於苗捻各黨一意主撫恐其名爲招撫暗相勾聯貌似爭功心存圖利當劄飭該提督以統兵大員旣奉

旨討賊則攻剿是其專責至安撫事宜應歸地方官辦理以期激勵剿賊並使利權歸公民心向義但此次與陳國瑞之軍爭鬪未免因爭功起見若遽斥其非義恐激之生變自應先事羈縻以視將來動靜再行酌辦奴才已咨會撫臣唐訓方親往各處撥兵駐守及詳查啟衅緣由俟查覆到日酌核辦理時漕運總督吳棠奏陳皖北隱患請收回釐卡要地以裕餉源而拯殘

暴畧云皖北一隅自潁上正陽至下蔡懷遠有苗沛霖設卡捐
釐自五河泗州下至洪湖及江蘇之西壩高良澗有李世忠設
卡捐釐李世忠查封西壩之鹽至數十萬包之多淮北鹽務疲
敝悉由李世忠把持盤剝所致豫勝營勇向不給發口糧全以
擄掠爲事苗逆叛後李世忠帶隊進攻懷遠壽州各苗圩焚掠
之慘甚於盜賊伏查懷遠以上形勢險阻不惟不容豫勝營之
騷擾亦不可令其久踞再有設卡捐釐如苗逆之前事至五河
滁州來安全椒天長六合等處經李世忠勇隊盤踞六年之久
縣官不敢理事居民搬徙不敢還鄉以致田畝荆榛屋廬瓦礫
數百里間人煙斷歇間有人民窮極歸里亦被其蹂躪困不聊

生是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猶困也擬請

密諭僧格林沁會國藩察勘情形飭令李世忠及所部實缺人員各赴任所使彼有所繫戀應知改過自新且分置數處徒黨既少卽欲爲非勢亦不敢一面挑選豫勝營候補各將弁及精壯勇丁數千名分隸會國藩唐訓方軍營或調紮江南間之楚師之中使之觀習營規以資控制李世忠所設江皖各釐卡各歸該省督撫酌量裁撤仍留數卡捐釐卽以爲挑選豫勝營勇之口糧計淮北之鹽必經洪湖上運所留釐卡但能涓滴歸公不惟可養豫勝營勇其餘贏者仍可供皖北善後軍需尤爲一舉兩得似此辦理不惟皖北永消患氣卽李世忠等尤得借此

保全

上諭據僧格林沁吳棠奏稱李世忠殺害勇丁盤踞利源各摺李世忠跋扈恣肆盤剝利源其勇隊分踞多縣不能約束騷擾病民終爲淮南巨患朝廷早已洞悉祇以淮北之苗患未除是以隱忍未發今覽吳棠所陳辦法似尙周妥可行惟調其所部實缺人員赴任一節尙有望礙著僧格林沁會國藩吳棠唐訓方密函籌商卽將李世忠調赴會國藩軍營折以正言曉以大義令其隨營剿賊並勒令將所踞城池釐卡鹽利交出歸官如彼以部衆乏餉爲詞卽諭以官爲給餉毋令再擅利權一面於各城及要害處所分撥隊伍嚴陣以待挑選其營中得力將弁

編成隊伍分隸楚南良將各營其部曲來自逆黨及著名凶惡者概予芟除遣散如李世忠俯首聽命即可留營錄用以後賞功罰罪悉依軍律而行若敢抗不遵調則是顯然背叛僧格林沁會國藩著卽一面請旨革職一面聲罪致討不可稍存姑息十二月公覆疏云李世忠爲衆惡所歸其咎約有二端一日心跡難測一日專利擾民心跡難測之端以戕害道員何桂珍爲最重後雖屢立功績指天誓日人猶疑其再萌叛志專利擾民以五河通江關等處釐卡及去冬封捆西壩棧鹽爲最重其他殘民斃命之案亦復層見疊出臣於元年九月接統該軍屢奉諭旨垂詢該提督近狀本年以來臣會四次覆奏前兩疏猶慮

其心跡叵測倒行逆施厥後搜獲偽忠王文書有力攻二浦以暢北伐之路等語始知李世忠實無勾通髮逆之事又見二浦失後

聖恩不加嚴譴該提督頗知感愧故臣七月八月兩疏一則稱其不至別生枝節一則稱其可保無他至

諭旨欲調剿以資其力則臣疏以爲不可蓋深知該提督尙無復叛之心而該部衆斷無可用之理也厥後李世忠身擐甲胄馳檄討苗乃係慷慨請行並不由臣調之使往該提督若自知不爲斯世所容而借此以求表白者卽壽州下蔡迭起爭端如蔣立功之見執朱元興杜宜魁之見殺李世忠公牘私函仍復

詞氣遜順不似往年倔彊之態該提督若亦自知禍謫將至但
委婉以求苟全者惟此次該軍所過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
沸騰實爲遠近所共聞不能不大加懲究臣竊就前後合而論
之勝保初次納降之時處置誠有未善收留萬八千人之多聽
其坐擁重兵盤踞數城養成桀驁之氣又不爲之籌畫官餉使
之稍足自贍其意以爲天六滌來本羣賊出沒之藪官兵不能
過問一任李世忠納稅抽釐取攜自便又奏令月給餉鹽由該
軍自捆自賣風氣旣成在人以爲彼自謀生不得與衆官軍爲
伍在彼以爲我無官餉僅借鹽釐以活軀命視爲固然而不足
爲怪袁甲三與臣接統以後亦不能籌發官餉改絃更張近則

數縣之內田荒民散剝無可剝淮河不通鹽利亦減今歲率師
剝苗逢次又苦無米可買假令他人處此亦難免於擾民况李
世忠之愚素爲民所深怨者乎以臣愚見此次李世忠剝苗甫
畢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其別有叛亂之心但可歸罪於
李世忠一人不必興師以剿其部衆臣自接奉

朝旨審度再三本思作函招李世忠前來安慶面諭一切旋接
唐訓方來函李世忠現奉僧格林沁之諭令其詣營謁見如果
卽赴該親王營中則措置操縱或者別有權衡萬一該提督僣
於威嚴不敢往見臣當謹遵

諭旨給子一函調至臣營諭令遣散部衆交還城池退出釐卡

停給餉鹽將該提督放還田里保全末路其部下之必難盡遣者由臣另行派員管帶發給官餉如該提督一一聽命自可不動聲色消患無形如其函招而不至或既至而不從令臣當細察情形續行詳奏 十八日僧親王疏言李世忠帶勇剿苗雖有攻克圩寨究未與苗血戰卽壽州一處該提督日久未克其並非實力攻剿亦可概見迨各路官軍力解蒙圍苗逆伏誅勢已瓦解而該提督始以未立寸功致有下蔡壽州與陳國瑞之軍爭鬪之事固爲爭功起見而陰圖淮利亦在意中然背叛情形尙未顯露似難驟繩以法李世忠遣伊弟總兵李昭明前來奴才軍營稟稱與陳國瑞之軍爭鬪致將提督朱元興杜宜燧

在壽州城內被害奴才查詢該總兵及代李世忠稟稱一切尙屬馴順伏思提督之職爲

朝廷一品大員自當詳察辦理以崇體制並可釋其疑慮以安其心至李世忠盤踞利源原以借資募勇從前奏有明文似與侵佔者有間奴才再四思維雖不便稍存姑息若遽爾懲辦又屬師出無名查該員職任江南提督此時皖北漸就肅清進攻金陵正當喫緊即可調往該處借資助剿應請

敕下曾國藩遵照前

旨速調李世忠前赴該大臣軍營助剿並曉以大義令其將所踞城池釐卡交出歸官如敢不遵則是心存叵測已屬顯然卽

當聲罪致討於是僧親王密遣總兵王佐臣千總高德順赴滁
州五河偵世忠動作世忠見佐臣等言江北現無賊踪所部勇
隊二三萬人家可歸者已經遣散無業者聽候總督調撥破
船水師勇丁遣撤其破位分撥吳棠軍營及光州固始各州縣
惟船隻暫留轉運餉鹽之用所管州縣釐卡擬請總督會公派
員接管佐臣等回白僧親王且稱世忠情詞馴順僧親王疏言
世忠雖極馴順究未見其所行是否相符難於遠信應俟將淮
北各城及釐卡全行交出由新任撫臣喬松年派員接管方見
其言行符合奴才方可督軍赴豫會剿各匪奉

旨僧格林沁老成之見慮事甚屬周詳著會國藩仍遵前旨辦

理 三年正月初一日世忠以狀白公請獻五河滁州全椒天
長六合等城所部營勇或進攻江南或遣散歸農悉聽公命初
三日狀稱裁撤大小礮船所有礮位百餘尊情願捐價報効請
派弁驗收初七日公檄令悉散部衆如有萬難遣撤量爲留用
者官不得過一百員勇不得過二千人所繳礮位飭黃翼升在
五河點收又函囑世忠自赴安慶相晤倘有經手未了事件卽
派親信大員來營面商遣勇事宜十一日世忠覆狀言五河縣
城業已交出弁勇發給餉鹽回籍卽日由舊縣返滁州將滁全
等城次第交出不至仍聚一隅稍有滋擾公疏以聞且言世忠
措詞馴謹絕無把持兵柄留戀利權之意亦無不可示以至誠

出以和靄消其疑畏之心使不至望而裹足惟部衆太多是否
悉遵約束該提督是否親來安慶江北各城如何派員接防之
處現尙行文未久俟呈覆到日再行奏明辦理二月初二日世
忠狀言前已咨呈將五河天長兩城兵勇先行遣散所有滁州
全椒來安六合各城世忠亦嚴飭各弁勇限定三月底全數移
出概行遣散斷不遲誤一日敝營餉鹽與採買之鹽盡在五河
西壩堆存現飭陸續運售將銀分散各將弁勇丁以爲回籍川
費並將滁州歷年所收稻穀售賣先後給天長兵勇川費令其
迅速遣散世忠理應投轍請罪親領訓示奈滁州數城兵勇必
得親自料理不能離身特派記名總兵王廷瑞陳自明代躬赴

皖請示其有遺散未盡之將士酌留千餘名交陳自明統帶赴
轅靜候指揮十九日王廷瑞陳自明等至安慶大營謁公述世
忠引退之意公開誠曉諭答緘約三月內盡散五城兵勇四月
初親來安慶晤商仍俟任事數月後呈請開缺回籍以踐引退
歸耕之言四月公以世忠遺散部衆交出城卡代請開缺回籍
疏云臣於同治元年九月奉

命統轄滁州李世忠一軍是冬卽值金陵髮逆渡江北竄攻陷
和巢二年春間僞忠王復大舉北犯撲陷浦口江浦李世忠力
保滁全天六等城僞忠逆疊撲無廬桐舒直至六安連不得逞
退而東竄官軍乘勝追剿克復二浦九洲江北肅清李世忠

函告臣處卽請開缺回籍臣正在覆函熟商間適聞苗逆復叛
壽州失守李世忠慷慨誓師親統所部赴淮助平苗黨十月之
杪僧格林沁大兵擒斬苗逆淮甸重安該提督正將率師回滄
乃因壽州下蔡有爭功互鬪之案又因師行缺米有沿途騷擾
之說經中外臣工叅奏疊奉

諭旨飭臣會同僧格林沁查辦旋經僧格林沁將提督朱元興
杜宜魁被害情形詳細覆奏李世忠亦咨呈臣處請將所守五
城交出所部營勇或另行調撥或遣散歸農聽臣斟酌辦理經
臣屢次具奏並聲明俟三月底盡散五城兵勇後由臣奏懇

恩施准令赴任在案旋據該提督三月初六日來文稱世忠於

去臘傷病復發滿擬卓得就痊借圖報効詎當春令病益增劇
醫傷亦發卽欲遵恩赴任實恐隕越貽羞且先人遺柩至今未
能安葬現擬俟各城交出兵勇盡行遣撤之後扶柩回里安葬
並以調治傷病所有提督本缺世忠旣不能赴任自應呈請開
缺另擇能員補授以期營伍有裨等語茲復接其三月二十七
日一函據稱日前陰雨過久所發餉鹽未克掃售各兵勇川資
不敷尙未散盡惟全椒天長等城已於二十及二十四等日一
併退盡來安一城亦於四月初二日定卽退出只俟鹽價銀到
隨將各弁勇飭催起程所有滁州六合兩城縱久不過初五六
日均可撤退萬不能再有遲誤惟有趕將兵勇迅速催散俟散

之後遵卽赴轅面陳一切各等情前來查詢下游文武來皖者均稱此次遣散勇丁給與川資或發現錢或給鹽包少者四五千多者七八千將領數十兩不等皆由李世忠散財和衆綏靖地方接喬松年來書亦言李營退出之五河釐卡業經該撫派員接辦讓出兩城全椒頗爲安靜天長所遣之勇雖稍滋事不至爲患等語是李世忠所設之卡所守之城均已交出歸官克踐前言臣以各城旣撤須兵替防無可調撥咨請吳棠派兵防守滁州兼顧來安咨請富明阿派兵防守六合而陳自明挑留之三千人則調赴南岸之池州駐紮遠離故土俾游勇之逗留滁屬者不得假託李世忠舊部之名滋生事端以清界限而便

稽查至李世忠自投誠以來於今七年屢著戰功捍衛江北前此髮逆苗逆甘言煽誘該提督自矢忠貞堅逾金石上年助平苗黨決計引退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又出其所藏資遣部下弁勇並捐建滁州學宮捐發滁屬農民牛種又欲捐修雉河集新城捐助臣處軍餉此四者皆係巨款俟議定確數再行分案具奏該提督李世忠於江淮軍務大定之後潔身引退廣散資財不敢私爲己有尙屬深明大義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並懇迅賜簡放以重職守 再前奉疊次

諭旨飭臣剴調李世忠來營遵經先後給予兩函令其自赴安

慶一行並於二月十九日該部將王廷瑞陳自明來營謁見時
面爲申諭囑令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諸事嗣於三月十四日
接據來文又有請假數十日赴舊縣扶柩回里安葬事畢後親
赴省中等語臣竊疑該提督借歸葬爲名仍有留戀舊縣把持
利權之意當於三月十六日嚴詞批答約法三章倘有梗違定
卽奏參治罪等語及觀此次函牘則稱兵勇散盡遵卽赴轅面
陳一切詞意馴謹又徧詢自下游來者及滁全牧令稟報均稱
散財撤勇實可信其無他又據捐修滁州學宮數萬串捐築雉
河集城十萬串向在滁州屯田養勇耕牛籽種價值數萬金現
於四月初五日續遣唐玉田到營據述此項牛種概給滁民不

取原價並知臣處餉項奇絀願助巨款以充軍食大散所蓄之私財冀息外間之物議該提督寸心不萌貳志臣久已亮之屢經陳奏及之至其不擁厚資力保令名以詭譎好利之人忽爲此慷慨忘私之舉則並非臣意料所能及惟來皖謁見一節似尙有所疑畏臣以城卡交清部卒散盡來見固克踐前約卽不來亦無損於大體頃復於初七日給予一函謂來省會晤遲早悉聽自酌等語俾該提督釋去疑團潛消其內不自安之心用示我

國家優待降將張國樑程學啟旣備極

恩榮李世忠亦保全終始庶足以廣

皇仁而招攜貳所捐牛種軍餉兩項俟備文呈報確數再行奏明辦理

上諭江南提督李世忠自任事以來屢著戰功上年春間髮逆沿江上竄該提督力保滁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官軍乘勝克復浦口江浦九洲江北得以肅清迨苗逆復叛該提督親統所部助平巨憝此時江淮大定復能資遣部衆廣散貲財實屬深明大義誠悃可嘉該提督因傷病舉發親柩未葬懇請開缺回籍若不允其所請無以恤勤勞而慰孝思李世忠著准其開缺回籍 世忠部衆旣散公令酌留三千人交陳自明統之改名曰忠樸營自明雲南人向榮舊部也世忠先在淮南辦運皖

岸官鹽撤勇以後陸續將鹽斤呈繳公營計淮鹽六千四百五十餘引售銀十一萬零三千七百八十五兩有奇又呈繳赤金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售銀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兩有奇公以世忠輸財助餉奏請併入河南捐款爲將來加廣中額之地

旨報可 世忠旣解職常攜姬妾優伶往來漢口揚州上海等處同治十年三月世忠謁公金陵遂至揚州揚州故有世忠房產賃洋人爲天主教堂期滿弗遷世忠索之急兩淮鹽運使方濬頤常鎮道沈秉成居間調處以官項償其值適前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亦客刑上二人者故有仇世忠謬與國瑞善日夜演戲爲樂國瑞益侵侮之不爲備四月十四日侵晨世忠率其徒

突入國瑞寓縛國瑞置舟中飛棹駛至四里舖以國瑞前在天
津與法國人有隙聲言送上海獻洋人冀嚇取財物國瑞姪澤
培聞之追至援救時湖廣運鉛船百餘隻泊河干澤培大呼鄉
人有救出陳國瑞者償萬金捉獲李世忠者亦酬萬金於是各
船水手及近地居民嘯聚數千人呼聲動天世忠度衆怒難犯
匿國瑞船中而自乘小舟潛逃倉皇落水其黨救之獲免其婢
妾四人一人淹斃其三人被衆擁至揚州城外道員揚鍾琛塗
遇喝禁始釋之世忠先至金陵呈訴公遣弁沿江迎提陳國瑞
國瑞既至以無辜受辱開具失單乞查究公委營務處道員袁
保慶瓜洲鎮總兵吳家榜錄兩造親供令互相辯駁世忠國瑞

呈遞二次親供公判世忠贖有該提督前此解兵歸農本部堂原許待以不死之語而陳國瑞驍猛善戰公尤不忍重繩以法遂從寬議結疏云臣查李世忠所供陳國瑞從前結怨之事同治元年有在高良澗劫去鉛物一案二年有壽州截殺李世忠部將朱元興等一案三年懷遠劫留鹽船及搶奪馬鞍皮衣二案揆度當日情事正是陳國瑞打仗奮勇聲名日起之時李世忠則人人切齒中外交疑正聲名極壞之時或畏陳國瑞而不敢與校亦屬意中之事惟高良澗一案據李世忠供稱已由前清督臣吳棠賠銀一千五百兩陳國瑞則稱賠銀二千兩壽州一案其時陳國瑞並未到壽親王僧格林沁因朱元興杜宜魁

死於無辜曾經奏忝將苗景開李萬春正法奉有

諭旨此二案業已了結其未見明文者懷遠鹽船一事陳國瑞現供認據得李世忠鹽船變賣充賞馬鞍皮衣一事陳國瑞供係李世忠贈遺其爲強奪無疑然當時並未呈報此次又未先行申訴從前軍營無理之事只可概置不論以持大體而弭爭端臣據理駁斥李世忠亦俯首無辭至此次揚州啟衅緣由李世忠早蓄誑誘之詭計陳國瑞猶是強梁之積習其供詞之互異者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索取山石陳國瑞則稱李世忠以山石相送查山石在李世忠舊房卽係教堂內之物李世忠以明知難取而故作挑衅之媒陳國瑞亦自恃其強而思逞一朝

之忿其情均屬可惡又據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硬要戲班陳國瑞則稱李世忠派人送戲查李世忠攜帶戲班到處送演陳國瑞好勇鬪狠有意扣留均不足深論惟綑縛一節則爲此案之正文據李世忠供稱攜手同行回船並未凌辱陳國瑞則稱拖扭之時揪落頭髮一縷到船後捆縛辱詈又逼寫家信勒取財物等語查李世忠蓄恨已久下此毒手斷無不加凌辱之理且以陳國瑞之強項若非李世忠用刀逞蠻何肯隨同赴船此尤理之顯然者至陳國瑞之姪糾集船戶聚衆釀命則又爲李世忠意料所不及害人而適以自害凡逞兇私鬪枝節橫生大率類此平情而論四月十四日以前兩人謬訂知交往來親密各

懷猜疑各蓄私心陳國瑞供稱屢以正言規勸李世忠卽係甘言欺人之伎倆李世忠供稱陳國瑞有所求索事事遂其所欲卽係蓄謀害人之伎倆兩人之心跡相近而李世忠尤爲陰狠聞上年會軟禁道員楊姓勒令出銀數萬始准放還此次又軟禁陳國瑞其行徑同於擄人勒贖若照例嚴辦厥罪甚重臣仰體

朝廷之意業已保全於前此次仍從寬議結相應請

旨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卽行革職免其治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出卽行奏明重懲陳國瑞於船戶聚衆之事雖非其所主謀而家屬糾衆釀命亦不

得盡諉爲不知且搆怨由於昔年搶奪數次報復之來亦素行
乖謬所致若一併奏叅革職咎亦難辭姑念此次滋事實由於
李世忠辱詈似宜分別輕重相應請

旨將記名提督前任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以都司降補勒令速
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船戶水手滋
事之人現已拿獲二名俟再拏要犯後與陳國瑞之姪分別歸
案究辦另行咨結

旨如議 世忠革職人多疑其叛者吳楚之間謠言肆起京朝
士大夫連疏叅劾

上諭有人奏已革提督李世忠在皖豫交界之葉家集地方修

築堡寨五處私藏器械招集亡命種種不法請飭拏辦又有人
奏李世忠陳國瑞回籍管束恐生事端請拏問治罪各等語李
世忠從前行爲諸多不法業經加恩寬免此次與陳國瑞尋仇
搆岬業經降旨分別革職降補朝廷就案辦理期得情法之平
所請拏問治罪自可毋庸置議該二員經此次薄懲之後倘仍
怙惡不悛卽著該督撫拏獲從嚴治罪至葉家集地方修築堡
寨一節究竟有無其事並有無不法情形著英翰李鶴年查明
具奏李世忠陳國瑞現在何處著曾國藩卽行勒令各回原籍
於是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相繼覆奏英翰疏云
李世忠革職回籍後移居商城縣境之鎖口尙未別滋事端商

城雖隸豫省距皖中各處防軍甚近如該革員漸形跋扈兵力尙足制其死命李鶴年疏云李世忠在固始境老樓地方居住築成一寨附近又築四寨寨內私藏鎗礮前數年曾有招留張總愚之叔張特賸任柱之弟任汶及息縣巨捻張昆情事其鑄造小錢擅殺平民各節亦皆確實請飭英翰妥速辦理以伸國法

上諭國家仁育義正一秉大公李世忠既已保全於前自不能追究既往遽予刑誅如現在實有招納叛黨謀爲不軌實據卽應密速掩捕明正其罪以遏亂萌會國藩向有遠見於李世忠平日行爲知之最稔該革員現在舉動想該督亦必隨時稽察

預爲之防此事究應如何辦法著斟酌機宜覆奏張特賸任汝張昆等是否尙在李世忠寨中抑已逃遷他處此節爲招集亡命確據必應切實查明以定罪狀著會國藩與英翰籌商固不可有心交致亦不可稍涉疏虞 十一月公覆言臣查李世忠從前不法各事舉世皆知神人共憤旣爲衆怒所集一經顛覆人人欲得而甘心殺之誠不爲過惟

朝廷寬大之仁業已十有餘年凡在降將無不許其自新李世忠則曾任實缺提督幫辦軍務歲終有福字之

賜

寄諭有褒獎之詞在降將中尤屬格外優厚目前如無叛逆實

據自不得遽加極刑尋繹疊次

諭旨亦飭令切實查明總以有無叛跡實據爲斷河南撫臣李鴻年覆奏所指擅殺平民私鑄小錢及捻黨窮蹙以圖生路各節均爲前事之所有不知近數年來究竟有無其事多築圩寨則宜查其是否新添藏蓄洋酸則宜查其是否新置勾結黨羽則宜查其來往之人物色如何風影如何務須嚴密訪查參伍錯綜始能得其情實臣與安徽撫臣英翰迭次函商必須再行派人查察臣已飭派前署皖南鎮總兵劉啟發現往密查英翰亦卽派員前往詳查俟查明後再行覆奏 劉啟發六安州人距世忠所居霍邱縣甚近平日精緝捕善購線十一月初一日

啟發抵固始縣游歷洪家集姚女廟初二日由顧家店至葉家
集詢訪土人僉云世忠從前罪惡人人思食其肉六月內自金
陵叅革回家外間頗有謠言恐其將謀不靖並聞有人至彼處
煽惑世忠絕不理會現在却甚安靜不敢架詞冤枉初三日啟
發自葉家集過河遇霍邨人吳海門頗知李世忠近事遂借訪
尋祖塋爲詞同至世忠家地名老樓所居瓦房草房二百餘間
屋外竹籬四面皆水前設吊橋院北河南殷實之家往往有之
大門外有金字一聯曰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其族人所贈
也二門內有石工十數人鐫刻歷代祖宗墓碑旁有朽壞搗槍
數桿門房巡更房有洋鎗白蠟桿等件皆不精良問其家人云

防盜所用廳上有塾師三人教導鄰舍親族子弟三四十人修金衣食皆世忠給發宅旁有小村落四處房屋各數十間均世忠族衆所居竹籬水圍亦如其式水深可以養魚五處皆有壕而無牆卽外間所謂五堡者也附近單家小戶不甚多時世忠不在家詢其堂叔李丕戴及司事汪廷瑞云世忠今年收稻七千八百餘石因稻價太賤家用絀於紅花地營草房二十餘間設紙棚開槽造紙故親自前往布置距此僅二十里耳是晚啟發宿世忠家次日復周圍履勘行數里有趙光和者持世忠函來欲邀客往紙棚而談啟發辭不赴是日任八里灘徧加訪問僉云張總愚之叔張特賸任柱之弟任汝及息縣巨捻張昆等

世忠近年實未招集此數人處死馬夫一節訪問多人俱云不知惟周毛堆姚丙泉二人實死伊手至其私鑄小錢係同治初年之事旋因官禁停止田地購買頗廣然亦無二千數百頃之多妾婦亦置不少今年喪長子又喪二孫現存三子耳啟發具狀白公公疏以聞且言啟發親至老樓目覩耳聞並有隨帶之委弁朱公遠李如松劉錦標等三人分投各村市到處訪問所言畧同並將李世忠信函呈驗前來臣查疊奉

諭旨均飭令查明李世忠有無叛逆實據茲查得住宅之旁向有村落四處別無新築之圩寨亦無添製之鎗械求田問舍開棚造紙意在謀利並無結納亡命之事劉啟發呈出李世忠信

函語語畏罪輸誠雖未必果爲由衷之言然現在大難削平黨羽四散刻刻以怨家讎人割及腹中爲懼其上畏

天威下畏衆怨常恐首領之不保情也亦勢也就目前情形而論自不宜予以重辟仍由臣隨時訪察一有異迹隨時具奏仰

副

聖天子思患預防之至意

求關齋弟子記卷十四